



栗谷全書

三十三

附録

号三十七

~ 16  
2426  
33





2426  
37-33

栗谷先生全書卷之三十四目錄



附錄二

年譜丁

院享錄

門人錄





栗谷先生全書卷之三十四

附錄二

年譜下

丙子四年

先生四十一歲

二月歸栗谷

先生決意退歸朴思菴每於 經席稱先生可大用又請勿許其退 上曰此人矯激且不欲事予予何為強留自古許退而俾遂其志者多矣且賈誼讀書能言而已實非可用之才漢文之不用真有所見也或謂先生曰 上以公之欲退為矯激不欲留之公不可遲留乎曰自 上不欲留雖欲



遲留得乎固將退也聞許退而不退是以去就爲市道也○時沈金旣出朝論益乖先生力主調劑欲爲保合而前輩皆以金爲小人必欲深斥之不從先生之言後輩恨先生不用金彼此皆以先生爲非或謂先生曰天下無兩是兩非公於近日事不分是非務欲兩全人心不滿矣先生應之曰天下固有兩是兩非矣伯夷叔齊之相讓及武王夷齊之不同是兩是也春秋戰國之無義戰是兩非也近日沈金之事非關國家而乃相傾軋至於朝廷不靖真是兩非也雖是兩非而俱是士類但當和解消融可也必欲是此而非彼則方生之說相

軋之勢何時可了乎大司諫洪公聖民欲劾李誠中先生力止之竟不聽一日先生與韓修南彥經論時事曰當初裁抑仁伯元金孝字實是公論而今議論過激尙未安定士類之公心中立者反生疑心若此不已必失人心反使右仁伯者爲公論矣南曰如此紛紜之時公不可退也曰不見信於上下奈何南曰豈無一分之益曰爲一分之益而誤我平生何如金宇顥勉留之先生曰若數月之內當生禍敗則吾可強留相救矣今則別無形顯之禍而朝論相乖和氣日消加以俗論得行清議漸微數年之後始見其證矣今吾上說下聒皆不相



信安能坐待數年後患而踽踽強留乎許曄曰和  
叔字朴淳季真重晦雖有時望識者論之則必以爲  
方叔沈義謙字門客先生曰公言大誤斯三人皆士林  
之望豈是依方叔而發身者乎他日語人曰許太  
輝曄所見甚謬異日誤事者必此人也朴思菴留  
之甚切先生曰在京一年不能讀一卷書如此乾  
沒恐誤一生時前後輩多來別先生曰吾今欲爲  
定論諸公試聽之皆曰諾先生曰權姦濁亂久矣  
摧陷廓清使士論得伸豈非方叔諸公之功乎仁  
伯欲爲國事則宜無失巨室之心而乃排抑前輩  
使皆懷憤士林自相角立此則仁伯之罪也旣如

此故公論裁抑外補已得中矣而猶疾之太甚攻  
之太劇此則前輩之罪也如此論斷得其事情矣  
自今以後不相疑阻坦懷處之則更有何事不然  
則朝廷之憂未艾也昔則士類俗類只兩邊而已  
今則士類之中自分兩邊致此者非仁伯而誰皆  
曰此真是公論今日在座之人皆從此論則時論  
定矣先生旣退時論益潰不可救矣○鄭松江澈  
將歸湖南以詩示之曰君意似山終不動我行如  
水幾時回其後益疑先生偏護孝元先生貽書諭  
之略曰此人兄則以爲無狀小人必至敗亂斬伐  
珥則以爲好名之人其才亦可取也且彼出外之



後有如縛虎不揣輕重只欲深攻延及比伍使人  
 心洶洶者皆借兄為重珥恐若此不已則償事之  
 責在兄不在珥也鄙見如此終不能受高誨又曰  
 使金勢盛將至作弊則珥當獨 啓而斥之使金  
 得罪過重使士林不平則珥亦獨 啓而救之抑  
 其勢而扶其危事理當然也兄則斷以小人惜金  
 者皆指為彼輩一切揮斥殊不知惜金者未必皆  
 邪斥金者未必皆正只在心之公私如何耳然則  
 珥果私黨於金乎抑公願士林無事乎為一身謀  
 乎為國家計乎如有餘疑毋憚更咨也  
 拜右副承旨大司諫吏曹參議全羅監司皆病辭不

就

十月歸海州石潭

先作聽溪堂

十二月入京除兵曹參知辭遞

仁順王后祥祭在翌年正月故有是行

丁丑五年

先生四十二歲

正月還石潭會宗族作同居戒辭行司馬氏朔望儀  
 立祠堂作正寢請伯姪郭氏奉神主來居以主祭  
 祀遂與兄弟子姪同爨因作同居戒辭每朔望率  
 子弟行參禮於祠堂訖會于正寢先生坐東庶母  
 及郭氏與夫人坐西受子姪及婦女拜令子弟一



人讀戒辭後婢僕分立於庭下行拜禮以方言譯戒辭諄諄警飭率以爲常出入則告于祠堂與夫人相拜側室以下拜於庭下女婢迎送於中門內男僕迎送於大門外○先生待庶母奉養起居無異親母要爲得其懽心而後已至於朔望位次多與牛溪龜峯爭論而亦務主情學者疑而問之先生曰我自意見如此他人不必法也○時上將親祭于大院君廟玉堂上劄以爲不可先生聞之曰所後之義固重矣所生之恩亦不可輕也雖得一意於正統豈可盡絕於私親主上親祀於私廟情所不免而於禮無違玉堂何所見而請止乎

或疑主上於私廟若用君祭臣之禮則子不可臣父若用子祭父之禮則有嫌於正統皆不能稽古之說也禮有公朝禮家人禮學宮禮公朝禮則以君爲尊故雖諸父皆得以臣之惟親父不可臣也家人禮則以屬爲重故人君可居父兄之下若漢惠於宮中坐齊王之下是也學宮禮則以師爲尊故雖天子有拜老之儀明帝之拜桓榮是也大院君誕生聖躬假使生存主上必不敢臣而相見必拜矣今入其廟用姪祭諸父之禮有何不可乎俗儒乃進無稽之說誠可歎也

十二月擊蒙要訣成



先生患初學不知向方略敘立心飭躬奉親接物  
之方以教之凡十章別以祭儀附其後 仁祖朝  
命頒賜于諸道鄉校

議立鄉約會集法及社倉

原文見編

先生欲與州人有志者議行鄉約以正弊習乃將  
呂氏舊法更爲參酌增損節目要以宜於今俗而  
不背古制又定會集讀約法每開一月講約于崔  
文憲公冲書院遂讀約文講論而罷又於野頭邨  
略倣朱子遺意設社倉春秋斂取二分之息以救  
士民艱食者因作約束其條例視鄉約加詳以便  
庶民且有講信位次等儀○海俗初甚儉薄自是

以後文風丕變禮俗成習雖邨里愚氓亦知感化  
或有棄妻數十年好合如初者又有庶人老者喪  
弟服衰哀痛過常問之皆曰此李監司之教也蓋  
先生曾爲道伯故云然

戊寅六年 先生四十三歲

作隱屏精舍

首陽山一支西走爲仙迹峯峯之西數十里有眞  
巖山有水出兩山間流四十里九折而入海每折  
有潭深可運舟偶與武夷九曲相符故舊名九曲  
而高山石潭又適在第五曲且有石峯拱揖於其  
前先生築精舍於其間取武夷大隱屏之義扁之



曰隱屏以寓宗仰考亭之意精舍在聽溪堂之東先生作高山九曲歌以擬武夷棹歌自是遠近學者益進

擬立朱子祠於精舍之北

先生以為自濂洛以來集羣賢之大成而折衷之博約兩至路脈分明使學者可據而入道莫如朱子而吾東方能倡明道學以堯舜君民為己任者無如靜菴謹守朱門成法躬行心得可為後生矜式者無如退溪遂擬立朱子祠以兩先生配規儀已成仍又立條約訓飭學徒其有志於學者勿論士庶皆許入籍非聖賢之書性理之說不得講讀

於齋中史書則許讀焉欲做科業者習於他所規約

見原編○規約既定未及營立先生歿後二年丙戌

諸生始建祠宇奉位版以成先生遺志焉

作文憲書院學規見原編

三月拜大司諫赴 召謝 恩四月歸栗谷

時有 恭懿大妃喪先生不敢辭職且欲入對論事因乞身而歸乃赴 召進慰謝 命訖即辭免時朝廷互相猜疑諸公咸請先生暫留調劑鄭松江亦回前見頗主持平之論欲與調和士論其濟國事挽先生益力先生曰某今行非出也只謝恩命耳無端供職於義無據尺既枉矣恐尋亦難



直也李士亭之菑與諸名流來見士亭曰當今事  
 如人元氣已敗無下手救藥之路只有一奇策可  
 救危亡之勢客請問甚切良久曰今日叔獻留朝  
 則雖不能大有所為必不至危亡此乃奇策也楚  
 漢相距以得韓信為奇策關中初定以任蕭何為  
 奇策豈於得韓蕭之外更設他策乎識者以為的  
 論先生臨行謂松江曰以調和之策付公而去矣  
 舟中有舟行不忍南山遠為報篙師莫舉帆之句  
 五月復拜大司諫上疏辭 許之復上萬言疏  
 初疏有曰 殿下欲知臣可用與否則當問以時  
 事不可用則願勿更召 批曰諫長久闕故茲遞

疏見原編

本職且爾如有所懷可實封以聞於是先生極陳  
 救時之策言甚剴切疏奏不 省牛溪先生讀其  
 橐歎曰真所謂直言極諫經世之策也此疏之用  
 不用實關時運非人力可及也

六月又除大司諫上疏辭

拜吏曹參議辭不就

自陳不可用者四事未上 上因先生前辭召命  
 遂遞諫職諫院玉堂爭之不能得蓋 上意欲奔  
 走應命而先生不然故也

七月哭士亭李公

有祭文 見原編



冬還石潭

行前往別牛溪有雪中騎牛訪浩原詩見原編

**己卯**七年先生四十四歲

三月作道峯書院記見原編

庶子景鼎生

小學集註成

先生以為小學是初學急務而諸家註解雜亂多誤乃集眾說而折衷之略補己意名曰小學集註凡六篇

五月拜大司諫上疏辭陳保和朝廷之道

先時李銖獄起尹斗壽根壽尹現皆被逐公論甚

不避之因此輾轉益致乖張將至於不可收拾先生慨然憂歎因辭職疏極論洗滌調劑惟賢是用

之意上以疏辭過中命遞之疏見原編○先生又與

李潑書略曰倚樓趙公也之被劾也旁觀者尙疑其

有妨於調劑繼發三尹之劾則人心不服顯以傾

輒目之今又無故顯斥沈為小人西為邪黨一節

深於一節真是捉人底手段安可諱也沈雖不可

惜西人皆不可惜乎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

明恕己則昏年前季涵偏執主西之見反疑鄙人

珥與君緩頰苦口極力挽回此時君以季涵為何

如人哉今日君之主東無異季涵之主西何不以



責季滄者反以責己乎乙亥西人之失在於舉措失當今日時輩之舉措果勝於乙亥乎盡斥西人以邪黨何如乙亥獨効公著李誠中字乎西人之賢者皆不擬於清望何如乙亥之獨不以重叔金應南字薦銓郎乎乙亥倚樓之受賞誠不厭衆心今日趨時附勢攘臂大言以明得意者又不知幾倚樓乎人心之危懼有識之憂歎甚於乙亥而方且嘵嘵然向人爭辨曰東是西非只是同類求進者信之他人誰則信之景涵潯字歷覽古今安有君子得志清論方行而壞弄國事如今日乎今當曰沈也雖無形顯之過既是外戚又與士類相失當只保爵祿

而不可更居要地也三尹大忤士類不可更參清選也其餘西人隨才授職少無猜防而東人之議論過中者裁而抑之乘時附會者斥而外之如是秉心公明日久月深則或有好消息矣但恐無人辦得此事矣又遺潑書曰君疑某獨勗於君而不戒西人此則不然某告君之語西人不聞也其戒西人之語君豈聞之乎大抵止人之鬪當止其勝者若不勝者則方願解鬪寧有不聽之理乎乙亥西人小勝東人小敗其時某只向西人爭辨寧有勗勵東人之說乎今則西人一敗塗地東人方勝則安得不向東人爭辨乎雖然西人亦多錯料者



故有時相戒則莫不信聽至於方叔亦曰彼若擯吾與三尹而西邊士類通用無礙則人心服矣方叔尚如此况他人乎今之調劑之策在東矣若其後日翻覆則亦安能逆料乎君子之道寧人負我無我負人逆料翻覆而先失舉措已不是矣事變無窮安知季孫之憂不在顓臾哉潑等然之而終不能用○先是白公仁傑草封事請先生修潤之其論時事一款與先生疏意略同正言宋應洞謀以誘人上疏匿迹欺君劾先生大司憲李拭和之大司諫權德輿意不合各避嫌玉堂金字題等論遞應洞職於是白公上疏引程子爲彭忠未代

作濮王疏爲富弼代作未昭陵疏爲呂公著代作應詔疏以自辨時盧相守慎問訓導朴洞曰宋應洞攻李某外議何如洞曰學徒遊吾門者三四百人矣吾欲試其意問之則無一人不以李某爲君子者此輩乃後日士林也一時雖或妄詆異日公議其可泯滅乎盧相與朴相淳於經席極陳先生爲人決是君子不可疵議上然之松江謂人曰時論至於并攻叔獻則尚何言哉自今此輩安得爲士類乎

七月跋九容帖

見原編

聽松成先生所書也



八月哭休菴白公

有祭文

見原編

**庚辰**

八年

先生四十五歲

五月撰箕子實記

見原編

先是尹公斗壽朝 天中朝人問箕子事迹尹公不能對既還成一書名曰箕子志猶未甚精先生以為我東有民不後中國未聞睿智有作以盡君師之責檀君首出文獻罔稽惟箕子來臨不鄙夷其民養之厚而教之勤變魑結之俗成齊魯之邦蓋箕子既陳大法於武王道明華夏而推其緒餘化洽于三韓苟非元聖烏能如此哉然令人鮮能

知之被人粹問未有能言者蓋由羣書散漫學之不博也遂錄成一篇略敘始終以便學者考徵焉

十二月以大司諫

召遂赴謝入對不顯問

時 上新經大病思見先生召旨懇惻不得已赴

謝訖辭免 上引見曰久不相見無乃欲有言乎

先生拜謝仍曰 殿下嗣服之初臣民有太平之

望厥後因循未見振起若因舊守轍則決無可為

之望朝廷之上紀綱大壞大小之官不事其職已

成風習此不可以一時威力治之收召俊乂委任

責成持之悠久治道可興也人君欲用賢才則必

先修己何則彼賢士不求富貴只求行道人君不



先自治則賢士必不爲之用而求富貴利達者充  
 斥朝廷矣古者爲官擇人久任以考其績今則不  
 論才之當否朝遷暮移如是而求其不瘵厥官者  
 未之有也因請曰自 上加禮成渾近古所罕未  
 知欲用其人乎抑欲一見而止乎 上曰其賢固  
 已聞其才何如對曰其爲人也好善好善優於天  
 下此豈非可用之才乎思菴曰叔獻赴朝吾喜而  
 不寐

撰靜菴趙先生墓誌見原編

辛巳

九年

先生四十六歲

正月上劄請修政事以弭天災

會有白虹貫日之變 上又有疾久廢視事故先  
 生上劄略曰孟子論養心曰莫善於寡欲以 殿  
 下之清修淵默其於物欲固已淡然矣但血氣或  
 虛聖賢所不免細行不矜大德所由累伏望 殿  
 下於燕閒幽獨之地益加涵養省察之功以爲修  
 身基址而嗜欲必澆飲食必節喜怒必中言語必  
 慎動止有方視聽有則欲既寡矣又閑以禮寡焉  
 以至於無使 殿下本原之地極乎誠立明通之  
 境德何以不及三五壽何以不到期頤乎既勉自  
 修之功而因以申警大臣使之董統百僚奮熙事  
 功勳招俊又與共天職在朝之臣量才授官在野



之士盡誠加禮必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及今閒暇修明刑政則天意可回民生可保矣

三月以病三辭不許出謝又辭不許

時思菴爲相引進清流先生在臺閣主張論議牛溪先生赴召一時士類多聚于朝士氣益勵人皆想望有爲

四月請命會議救民之策

先生謂同僚曰去歲西道旣歉今春霖雨兩麥傷損救民之策必須預講乃啓請三公六卿三司長官會議朝堂從之大臣以上不欲更張只請移粟西道設常平倉量減貢膳軍役而已○柳

公成龍問頃日闕庭救弊之議公以爲非根本長策未知所謂先生曰上格君心下清朝廷是根本長策若宸心輕士類而喜流俗時事豈有可望之理乎

五月駁尹毅中朴謹元等

毅中謹元俱被陞擢之薦先生將劾之大司憲鄭公芝衍曰叔獻獨憂時事爲國任怨吾輩豈可不助於是兩司俱發先生啓曰善惡無別舉措失宜則雖堯舜不能爲治矣尹毅中以不廉致富爲清議所鄙若陞此人則導一世以征利也物情皆憤請命改正朴謹元託病規避守陵官用心



無狀而銓曹近日連擬清要之望至欲陞擢甚為  
 非矣 上命推吏曹○時吏曹擬金孝元司諫  
 上曰備庶官郎僚足矣先生曰一人之用捨雖非  
 大關但東西之說未消則士類疑忌無有妥帖時  
 自 上必須消融使無毫髮痕迹可也孝元若無  
 才器則棄之何惜其才可用而乃牽於東西之說  
 而不用則甚為士類不安之根本矣

上劄請變通弊法改定貢案併省州縣久任監司用  
 賢修己去私朋和朝廷劄見原編

時旱災方熾 上於經筵教曰凶歉如此西道尤  
 甚計將安出領相朴淳 啓曰須預蓄財力以救

之先生進曰若不變通弊法以濟艱難而只欲移  
 粟活民則粟亦已乏無可移者矣 祖宗朝稅入  
 甚多今則連歲不登而經費猶遵舊規安得不乏  
 似當酌宜加定稅入以裕國用而民生甚困必須  
 先解積苦以悅民心然後收稅始可得中矣我國  
 貢案不度民戶殘盛田結多少而胡亂分定且非  
 土產故防納之徒得以牟利而齊民困苦今須改  
 定貢案量其民戶田結均數平定使之必貢土產  
 則民解積苦矣且生民休戚係於守令守令勤怠  
 係於監司監司數易故皆苟經歲月莫肯畱心於  
 政事循例往來間有盡職者亦未及施為須以大



邑為管使監司兼宰其邑率眷往釐委任責成使  
 之久居其職而別擇廷臣有制治之才可堪公輔  
 者授之則必有其效矣 上曰我國州縣甚多守  
 令不能精擇予欲併省之未知何如羣臣皆曰  
 聖教甚當若併省極殘之邑附于他郡則民役甚  
 寬矣至是先生與同僚相議上劄請變通弊法改  
 定貢案併省州縣久任監司且請用賢以作人才  
 修己以清治本去私朋以和朝廷 批曰省劄良  
 用嘉焉舊法之變似難輕為然當議于大臣處之  
 會以盧相引疾事竟不行

製進辨誣

奏文

見原編

先是 中朝於史牒及 大明會典記我國 宗  
 系甚誣 累朝遣使申雪時已蒙 皇旨許改會  
 典而尚未頒降先生 啓曰主辱臣死 宗系受  
 誣 列聖之辱大矣 奏請之使當以至誠感動  
 天庭事成則還不成則為埋骨燕山之計然後可  
 成矣朝議多以先生為可遣思菴曰叔獻不可一  
 日去朝乃以金公繼輝為使先生承 命製 奏  
 文以進 上曰善哉茂以加矣大事必將諧矣  
 六月特陞嘉善大夫司憲府大司憲再辭不 許兼  
 藝文館提學辭不 許八月遞  
 先生既就職歎曰都憲國之重任立綱紀正風俗



其在斯乎乃因西山政經參以己見爲化俗儀五十餘條榜示通衢使人人誦習不待發禁而自不犯綱大要不出於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親上死長之義其或犯禁者一犯而教之再犯而申之三犯而治之人情莫不悅服至於市人咸曰自我公之臨也各司無橫斂之事行路時亦必致恭齊首展拜有一老嫗訴其女不孝先生併招二人而語之曰如我者爲都憲故風俗之不美至於此耶因以人倫慈孝之理反覆開喻二人感泣悔過遂爲母子如初○時有流言沈義謙於主上宅宗之時黃緣宮禁密圖起復欲以專擅權勢李潑鄭仁弘

素嫉義謙欲因此擊去之先生曰此事不近情理且義謙今日無異孤雛腐鼠置之一邊亦可爲國事若必論劾則惹起不靖之端矣仁弘欲并論鄭松江或又止之仁弘怒欲棄官而歸李潑見先生曰公若論沈則一邊人皆信服而西邊士類漸可收用有保合之勢不然則仁弘將棄官豈非可惜乎先生謂牛溪先生曰今日無端欲論方叔甚非事宜但時輩本疑我黨西而今鄭又以此不合而去則時輩必以此爲赤幟顯然攻我矣我去而士類盡散則國事尤敗矣仁弘以掌令發論先生曰此事若稍過激則必有蔓延之患且起復暗昧之



事不可入於 啓辭也僚議皆從之先生口占

啓辭曰青陽君沈義謙曾以外戚久執國柄貪權樂勢積失士類之心近年以來公議不平久而益甚而迄未蒙顯斥故好惡不明人心疑惑請命罷職以明好惡鎮定人心且謂仁弘曰後日啓辭不可追添語句延及他人仁弘始諾而終改之有援附士類以助聲勢等語 上問曰士類何人也仁弘曰義謙與尹斗壽根壽鄭澈諸人相與締結窺覘形勢先生 啓曰鄭澈與義謙雖曰情厚而澈是剛直介潔之士也其氣味迥然不同本非私黨也正言尹承勳以先生私於松江欲論遞以

僚議不同避嫌 上曰爾言妄矣李某等之見又

一道也以此角立必欲擊去爾何人哉玉堂請竝出 上曰昨見尹承勳啓辭必是輕薄者故予責之先生 啓曰玉堂劄論不辨是非只慮騷擾故其言糊塗如是而能鎮定者未之聞也鄭澈剛褊不能容物疑士論之過激士論亦不深究澈之心事而詆斥過實加以造言生事者交構兩間輾轉至此彼尹承勳有何識見不過承望爲趨附之計今雖遞承勳將必有繼起者矣玉堂以先生過斥承勳累 啓以遞仍除承勳新昌縣監先生後因入侍 啓曰臣性愚直不能審察人情承勳之言



有如迎合時論故率爾指斥矣到今物議不平想是臣言不中耳大抵論事之臣自上不可摧折太過也○先生嘗謂牛溪先生曰東西之論至今未熄我欲保合而時輩自是己見寧誤國事必欲東勝肅夫金字顯字景涵依違兩間欲不拂於時輩而又欲不負我可謂勞矣我去則時事尤潰裂故隱忍不去耳○方三司之攻先生也杜思菴曰年少輩識見暗昧如叔獻可作儒林宗匠時輩當聽命而乃以不緊之事爭辨至此置國事於度外可謂逐鹿而不見泰山矣

授同知中樞府事

九月拜大司諫辭不許以病免

辭疏略曰當今急務在於打破東西保合士類而臣不能鎮定請為庶官以盡葵藿之誠

十月陞資憲大夫戶曹判書辭不許因災入對仍請以趙光祖李滉從祀文廟

啓曰今欲明教化則必須崇獎先賢使後學有所矜式近日賢者雖不可悉入祀典如趙光祖倡明道學李滉沈潛理窟此二人誠可從祀以起多士向善之心上曰此事不可為也

著晦齋大學補遺後議見原編

晦齋李文元公著大學補遺以聽訟一節還置經



文之末以定靜安之安謂與孟子居之安之安同以能慮之慮爲思以經文第二節三節移置格致之章以仁爲治國平天下之本而以朱子爲未盡至是先生著議辨之

請設經濟司

時 上以天災延訪羣臣先生進 啓略曰人君將大有爲者必立心遠大不拘於俗論以三代爲期必務實學躬行心得以一身爲一世表準可也然若不施諸政事則是亦徒善也且人君必知一世之弊然後可興一世之治今日之弊誠難枚舉大槩病根在於不任賢才也至於革弊一事臣有

妄計請令大臣商議設局名以經濟司使大臣領之而擇士類曉達時務而留心國事者凡有建白之言皆下其司商議定奪以革弊政則天心庶可回也 上不許

跋擊蒙編見原編

編卽朴龍巖雲所作金公就文跋其尾引朴松堂語曰爲學之道有所得然後操存養之先生辨之曰學者必操養之然後乃有所得若不操不養則寧有所得乎退溪評松堂之學帶得禪味云無乃指此等處耶一字之義不明而誤人知見者多矣先正固當尊敬而至於論道則不可以不明辨也



跋學部通辨見原編

時 中朝學者多尊陸九淵王守仁之學正學幾廢清瀾陳氏建始者是書以辨其非論議甚確先生乃為之跋統論古今異端之弊其歸頗獎陳氏至於所論得失亦皆備存焉

十一月兼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 經筵春秋館成均館事四辭不 許

先生每歎俗尚浮藻之習及典文衡凡科試取士必主理勝之文

經筵日記成

先生自出身以來常記朝政私議關於大體可為

後法者釐成此編始於 明廟乙丑止於 當宁是歲皆手自楷寫為三冊或曰壬午癸未兩年事亦有別錄而今亡矣○牛溪先生曰此編最多格言可以垂示百世見斯人之為青天白日極為關重非他文比也

**壬午**十年先生四十七歲

正月拜吏曹判書三辭不 許

啓辭略曰古人有言欲法堯舜當法祖宗 祖宗之朝銓衡之長必極一時之選或以三公領之或以重臣兼之主張一時清論而郎僚只補其不逮而已今則館閣清選一委之郎僚只以注擬微末



之官爲己任而亦復瞻前顧後以請託高下爲輕重昔者該官各執其職格王正事 恩命雖出於上而不合公論則必覆逆今則該曹只奉文書如有內除之 命則惟 上命是順眞所謂三旨宰相也吏曹有考功之司檢察百僚有不稱職則隨現汰去今銓曹只掌除授而其於考課不知爲何事用是百司解弛庶績皆敗今欲以孤根弱植自奮於羣譏衆笑之中效愚輸忠則必將左右掣肘無所裨益如欲隨行逐隊以循俗例則亦將上負國家下負所學生當抱羞死不瞑目矣○先生旣就職專以革舊弊清仕路爲務如簡賢士以充臺

憲之任擇學術以爲師儒之官獎恬退以勵名節薦吏才以試郡縣重監司之選以責承流宣化之績嚴守令之薦以考仁民愛物之迹皆一時所請施行者也○有寄牛溪一絕云盛際千年會憂時一病身願回巖穴老終作匪躬臣

四月哭黃岡金公

有祭文輓詞

並見原編

七月奉 教製進人心道心說

略曰天理之賦於人者謂之性合性與氣而主宰於一身者謂之心心應事物而發於外者謂之情性是心之體情是心之用心是未發已發之摠名



故曰心統性情性之目有五曰仁義禮智信情之目有七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之發也有爲道義而發者如欲孝其親欲忠其君見孺子入井而惻隱見非義而羞惡過宗廟恭敬之類是也此則謂之道心有爲口體而發者如飢欲食寒欲衣勞欲休精盛思室之類是也此則謂之人心理氣渾融元不相離發之者氣也所以發者理也非氣則不能發非理則無所發安有理發氣發之殊乎但道心雖不離乎氣而其發也爲道義故屬之性命人心雖亦本乎理而其發也爲口體故屬之形氣發道心者氣也而非性命則道心不生原人心者理

也而非形氣則人心不生此所以或原或生公私之異者也道心純是天理故有善而無惡人心也有天理也有人欲如當食而食當衣而衣聖賢所不免此則天理也因食色之念而流而爲惡者此則人欲也道心只可守之而已人心易流於人欲故雖善亦危治心者於一念之發知其爲道心則擴而充之知其爲人心則精而察之必以道心節制而人心常聽命則人心亦爲道心矣真西山論天理人欲極分曉但以人心專歸之人欲一意克治則有未盡朱子旣曰雖上智不能無人心則豈可盡謂之人欲乎以此觀之七情卽人心道心善



惡之摠名四端則道心及人心之善者也或以四端為道心七情為人心四端固可謂之道心七情豈可只謂之人心乎七情之外無他情若偏指人心則是舉其半而遺其半矣子思以七情之未發者謂之中已發者謂之和論性情之全德而只舉七情則寧有偏舉人心之理乎此則較然無可疑者性既本善而情或有不善者理本純善而氣有清濁氣者盛理之器當其未發氣未用事故中體純善及其發也善惡始分善者清氣之發也惡者濁氣之發也其本則只天理而已周子曰五性感動而善惡分程子曰善惡皆天理朱子曰因天理

而有人欲皆此意也今之學者不知善惡由於氣之清濁乃以理發者為善氣發者為惡使理氣有相離之失此是未瑩之論也因具圖其後以進

奉

教製進金時習傳

見原編

奉

教作學校模範及事目

見原編

上嘗於經席論及士習偷薄師道廢弛命先生作擇師養士之規既成 啓曰臣受 命以來夙夜惕慮此是作成人材挽回世道之一大機會必須深思熟講以為經遠之圖故累月商量以擇師養士為事日又作學校模範十六條以補學令之未備者儻 命依此施行持之以悠久則狂瀾之倒



庶可回矣 教曰觀此書啓用意甚勤從當舉行  
八月拜刑曹判書

九月拜議政府右參贊上疏辭文衡不 許特加崇  
政大夫拜議政府右贊成三辭不 許遂上萬言疏  
極陳時弊

其略曰 殿下當覆隍之運危亡之象明若觀火  
世汚於循俗績敗於食志政亂於浮議民窮於積  
弊此四者其大目也古之論爲治者必以格致誠  
正爲本今爲老儒陳言孰不以爲迂且遠哉然欲  
捨格致誠正而求治者終無是理何則不格致則  
知不燭理不誠正則心不循理不燭理則無以辨

邪正是非之分不循理則無以施任賢安民之術  
殿下誠能篤信大道終始典學居敬窮理兩進其  
功動靜云爲一循天則以一身立表準於上使一  
國臣民咸覩 聖心重道崇儒申明教化快若雲  
霧盡消太陽中天則汙世濁俗寧無於變之勢乎  
如是而 至誠側席旁招俊乂不問其類只觀人  
器相當勿拘常格使各稱職則食志之患非所慮  
也其於賢者委任責成使之舉其所知分掌百職  
則清論有主而國勢尊嚴悠悠之輩亦皆俯首聽  
命各守其分矣浮議安得以亂政乎若積弊之可  
祛者則今難枚舉臣之每達于 經席者是改貢



案省吏員久任監司三者耳 上批曰觀卿上疏具見忠懇非不欲策勵有爲而眇眇寡昧才識不逮以至于今事與心違予亦竊歎焉當更加警省畱念焉仍賜酒○先生封事既入會值 賜對羣臣于思政殿 命徧示之曰右贊成自前每請更張予則以爲重難諸意何如掌令洪可臣進曰此實當今急務也譬如所 御殿宇本 祖宗朝創作然若歲久年深必至頽敗勢須鳩材擇工朽者改之毀者補之然後方得重新李珣之言何以異是 上亟然之翌日副提學柳成龍上劄論更張之非其議遂格

十月受遠接使之 命力辭不許

時以 皇子誕生翰林院編修黃洪憲工科給事中王敬民奉 詔出來大臣 啓以先生爲遠接使先生以詞藻非所長力辭不許○前此使臣專務事體頗張威猛一路蕭然先生痛革宿弊剛以制慢寬以代猛取足以奉待 詔使而已由是事無闕漏而民賴其惠○義順館迎 詔之日雨 詔使注目良久問于譯官曰遠接使有山林氣象無乃借出林下士以待我耶對曰這是三場狀元累經侍從中間退居林下有年今 王倚任已久矣又問曰這作天道策者乎沿途酬唱操筆立成



詔使歎曰大手大手

詩賦諸篇見皇華集及原編

還朝為 詔使作克己復禮說

詔使入京謁文廟請先生講解克己復禮為仁之義且曰毋拘宋儒窠臼可也 詔使蓋是陸學者故其言如此先生即著說以示略曰仁者本心之全德禮者天理之節文己者一身之私欲也人莫不具此本心而其所以未仁者由私欲間之也欲去私欲須是整理身心一遵乎禮然後己可克而禮可復矣義禮智均是天理而獨舉禮者禮是檢束心身底物事視聽言動悉循天則動容周旋皆中節文則心德斯全而義智在其中矣顏子一聞

聖訓擔當勇詣便復天理此所以獨稱好學也小邦之人所見孤陋只守程朱之說更無他道理可以敷衍雖欲不拘宋儒窠臼不可得也 中朝性理之窟必有繼程朱而作者願承高明之誨以祛坐井之疑兩使讀至五六遍曰此說極好當傳布中朝

十一月伴送 詔使于境上

副使回至安州出示所述謁箕子廟賦曰俺居在箕子古邑嘗得紬繹範旨於洪範堂中極以未悉東入事迹為恨今幸至此願賜開示先生既步韻以酬且贈箕子實記兩使見之敬歎不已

副使見箕子實



記驚喜曰中國本無如此之文今遠接使所記若是炳炳燿燿當歸繡梓而傳後也至龍灣臨別遽出葱秀山觀射獵長篇玉瀟泉短律蓋來時宿構而欲於倉卒試先生也先生就席上呼紙筆寫贈 詔使大驚服稱賞謝曰蒙手寫為賜不勝摧謝謹當襲藏永以為寶也將別兩使皆有戀戀惜別之意至於執手揮涕而去 詔使知先生為有道君子書詞往復必稱栗谷李先生禮敬備至終始不懈其後我人赴京一路接待頓異前日怪而問之則曰黃王 詔使還時戒俺等曰朝鮮真箇禮義之邦今後使介來者必禮接之慎無慢忽故如此耳論者以為 詔使之致敬儼使前古

未有其比蓋誠服先生道德不徒文詞之為尙云  
 十二月復 命拜兵曹判書上疏辭不 許仍陳西路民弊

凡六條一請 賜一年田租之半二請救驛路凋殘之弊三請變通館軍之弊四請令監司盡心救荒之政五請革濫定官屬之弊六請革黃州判官

癸未

十一年

先生四十八歲

正月三告加由出謝又辭不 許

懇陳病甚之狀且言故事主文之人鮮有主兵蓋以文武重任決非一人所兼 上答曰故事有無不足言也我朝兵力固不及於前朝而昇平百年



兵政之散久矣予時思之未嘗不隱憂而歎不得其人焉卿常以更張改紀前後眷眷是卿之素志也今卿誠能出奇運謀革盡流弊作為養兵之規則於國家幸矣時又有北胡入寇之報不敢固辭遂就職本曹素號劇部屬當警急簿牒劾午先生剖決如流綱舉目張細大不遺曹中老吏咸歎以為曾所未見

二月 啓陳時務六條

一曰任賢能二曰養軍民三曰足財用四曰固藩屏五曰備戰馬六曰明教化其足財用末端極論文昭 延恩兩殿一日三祭 山陵一月兩祭煩

瀆之非仍請量宜減省以紓民力詳見原編○先是本曹點閱上番軍士闕者或許贖布其數不貲本曹官員分爲己用已成規例先生議於同僚輸送北邊以為成卒衣資

閏二月上疏乞退不許

時 上專意眷注而首相亦極推重焉先生遂以經濟自任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每以格 君心正朝廷為出治之本又以激濁揚清為正朝廷之先務由是不容於清議者皆懷怨嫉凡有建白動輒沮撓至是先生因朝講 啓曰臣欲陳所懷第 經筵之規必講書後 啓事以致 臨朝日晏講



於燕開之時 賜對 上許之司諫權克智等論  
避以爲無時請對慮有後弊 答曰爾等欲使君  
臣阻隔心術可知其遞差先生遂上疏陳情乞退  
不許仍引見慰諭

三月承 命薦成渾等

時 上命備邊司各薦人才先生言成渾可任經  
綸成允諧逸民之有才德者鄭逖有英才

四月上封事極陳時弊復申前請改貢案改軍籍併  
省州縣久任監司等事又請庶孽許通公私賤有才  
者贖良

上既不許退眷倚彌隆先生感不世之遇以鞠躬  
盡瘁爲心又上封事極陳時弊略曰和朝廷而革  
弊政者其本也調兵食而固防禦者其末也又申  
請貢案軍籍州縣監司等四事又請募庶孽公私  
賤入戍北邊無才者令納粟于邊而庶孽則許通  
仕路賤隸則爲良人此皆 世宗朝已行之規也  
是時新經北胡之變兵食俱乏邊鄙告急束手無  
策先生此疏蓋出於權宜不得已之計 答曰予  
偶閱卿年前上疏而卿疏適來前後惓惓識卿不  
忘庸君之孤忠也貢案事廷議不一當隨後商量  
焉軍籍事惟在卿設施何如耳省州縣事果出於  
寡昧輕淺之意而恐貽他弊不敢自是卿勸請不



已當爲卿試之久任監司難於創設遲疑到此亦當從卿矣庶孽賤人事事變之初因卿獻策卽命行而言者論之當更問于備邊司商議舉行矣自是倚任益重於是浮躁之徒恐一朝公論得行則不免退斥日夜聚謀益肆其詆毀蓋先生之意欲除燕山弊政之未盡革者且改近例之變亂經制者一遵 祖宗朝美意雖曰更張而實欲率由舊章與論者之說正相反也

請設纂集廳

先生於 筵中啓請設局纂次 祖宗朝故實勒成一書以爲一代攷據之地 從之未幾先生卒

不克就

入對請預養十萬兵以備不虞

先生於 經筵啓曰國勢之不振極矣不出十年當有土崩之禍願預養十萬兵都城二萬各道一萬復戶鍊才使之分六朔遞守都城而聞變則合十萬把守以爲緩急之備否則一朝變起不免驅市民而戰大事去矣柳公成龍以爲不可曰無事而養兵是養禍也 筵臣皆以先生言爲過慮遂不行先生退謂柳公曰俗儒固不達時宜而公亦有是言耶仍愀然久之壬辰亂作柳公於朝堂歎曰李文靖眞聖人也



六月被三司構劾引咎乞退歸栗谷

時北胡再逞以二萬餘兵圍鍾城邊報日急中外騷動先生方在本兵兼備局有司之任專掌軍務夙夜憂勞罄竭心力晝則終日在公夜則明燭達朝一時措置策應皆出於先生號令明肅施爲有序人情信服不擾而事集由是 上益翕然倚仗而媚嫉者媒孽益甚矣時當分等鈔京中射手萬餘人以赴戰所先生請以軍資監縣布計給戰士衣資且減百官俸祿以恤其妻孥又請募人以粟輸邊軍情大悅糧餉亦足矣及當戰士之赴北騎馬難猝辦先生以爲乙卯倭變時赴戰軍士掠馬

於都下寔爲亂階欲請於三等以下射手募令納馬免防而不知應募者有無乃先下令於是納馬者雲集而戰士臨發頃刻爲急故一面陳 啓一面頒馬 上卽允之行者以得馬爲喜畱者以免防爲便一日邊報至 上命召先生先生素患眩暈至是勞瘁轉劇力疾詣 闕未及政院眩證粹重僅得入內兵曹而臥政院 啓以此意 上遣內醫看病令退而調理於是三司并劾先生以專擅權柄驕蹇慢 上所謂擅權指徑下納馬之令也慢 上指不得詣政院也先是宋應旼朴謹元許筠皆爲先生所斥蓋先生嘗以應旼爲世濟其



忘以謹元循私失政勸鄭公芝衍論之及爲大諫  
又劾以規避守 陵又嘗惡箚之躁佻且以侍父  
疾不謹掌銓時過直提學之望三憾合勢而怨憑  
者衆醞釀伺隙久矣至是乘時構捏請罷職累  
啓不允乃停先生上疏請罪 上溫諭不許其  
答再疏曰卿識敏才高忠誠體國今疆場多事方  
藉卿謀猷撫定北方安戢兵民何遽有求退之言  
耶寥寥千載君臣相遇得做功業者絕無而董有  
卿不親聞向者之教乎丁寧一言鬼神亦知之宜  
勿更辭速體予意勉強就職疏凡六上 批諭愈  
懇惻先生不得已詣闕申懇略曰臺諫之停 啓

特以久未蒙 允且以臣爲非全然無恥者必知  
所以自處故也臣若不知自處幸 上之優容偃  
然從政則前後累疏只是固 寵之計而無禮無  
義甚矣先失其身何以事君臺諫旣以專擅驕蹇  
爲臣罪目則是乃一罪大臣爲臣分疏敦迫令出  
而猶不敢以彈章爲過當臣之負罪至此益驗矣  
衆咻爲謗毀臣固不敢承當而臺諫聞之亦豈安  
於心乎伏望 聖慈明察義理務定羣情舉臣之  
罪咨詢左右及諸大臣使之稱量輕重如以爲可  
貫則臣雖未安敢不黽俛隨行乎如以爲實犯則



雖加竄殛臣實甘心今茲仰控之辭固知非臣之所敢言亦非臣之所當言然臣無仍冒之義而上教丁寧可感神祇臣雖終日涕泣終夜繞壁不知所以處身之地敢此冒達 答曰在卿自處雖當如是然予若詢于左右則是未免一毫疑卿之意予豈敢如此大司諫宋應漑獻納柳永慶正言鄭淑男等 啓曰某累日陳疏辭氣不平必欲以臺諫所論置之虛捏之地至欲詢諸左右有若決其勝負者然其無臺諫蔑公論之罪大矣大司憲李暨執義洪汝諄掌令李徵持平李景燾許鑒等亦同辭請罷職典翰許筠自草劄子率同僚繼請

至有禦下蔽上以成其私將欲何爲等語 上手教于大臣曰近因李珥言語閒事臺諫相激至於玉堂上劄比珥於誤國小人此非發於偶然言語閒事也蓋珥自前裁抑新進之士惡其趨時黨附累爲陳論由是見忤於時論者久矣遂因所失乘時伺釁必欲劾去而後已凡公卿大夫承召不來者多未聞有以慢上論之者是何臺諫獨能直截於珥也其納馬不稟亦不過許多事務閒趣未取稟耳是豈擅權而然哉夫擅權慢上人臣極罪名之不可不明君之於小民尙不可以情外罪名輕加於其身况宰相耶旣曰擅權慢上則何不明正



其罪請令有司照以王法以戒萬世爲人臣者而  
乃敢請以罷職有如乙巳姦臣輩目之以叛逆而  
罪之以罷遞者之爲耶此所以珥心不服累辭不  
已亦豈有忌克忿怒於言官哉所貴乎臺諫者身  
任公論耳若陰濟其私以爲排擯傾陷之計則烏  
在其臺諫之道也卿等如以珥爲誤國小人當明  
辨斥退不然攻之者是小人安有人君用小人而  
可以爲國之理乎分別淑慝其不在今日乎卿等  
不宜含糊不辨仍命招三公議既退又 教曰卿  
等雖請畱用珥萬無出仕之理兵務甚急姑遞其  
職以安其心何如朝廷淆亂賢邪莫辨何以爲國

予不勝痛心此則予自當隨後處之耳議于三公  
朴淳議請依 上教鄭芝衍謂珥終不出仕則不  
得不遞然此後事自 上平心處之臣之所憂非  
特朝廷欲爲李珥保全令名 上答曰兵曹判書  
可遞李珥旣陷於誤國小人之名安有所謂保全  
令名者右相之議何其迂也其心所在實所難測  
予雖暗君豈屑屑與小人同事乎嗟乎珥其好歸  
鄉關高臥白雲誰得以羈縻哉先生卽出楊花渡  
舟歸栗谷有孤臣一掬淚灑向漢陽城之句

七月牛溪先生上疏伸辨八月特 命竄宋應漑許  
筠朴謹元



先生既退朝野憤激物議譴譁至於街童走卒亦莫不咄嗟怒罵皆以爲小人陷君子而舉朝畏其勢焰無一人出一言辨之牛溪先生時被徵至京以爲其義可以言矣乃上疏陳三司構誣之狀略曰伏見三司舉劾李珣以無君誤國之罪使珣無所容而去政刑之失無大於此臣受 聖朝罔極之恩日見時事之非而不言則是知朝廷過舉而畏禍以負 殿下也李珣爲人疏通明敏天分甚高少有求道之志慨然以學自勵其於衆理雖不能周遍而義理大原不可謂無見非如拘儒曲士坐守章句之徒也其愛 君憂國出於至誠惟知

有國而不知有其身急於濟時而不以溫飽爲念者乃其平生所素有也雖然氣質所就如此故其病痛亦有之惟其疏通故有率爾之病而少沈潛縝密之氣其性白直迂愿故絕無修飾外貌調適人情之態志大而闊略於細微自信而不徇乎時俗是以愛之者鮮而笑之者多憂之者少而嫉之者衆矣且屢陳時弊以觸其實故爲時人所忌且薦鄭澈爲可用是以尤不合於衆情珣知不可久在朝廷而被 殿下不世之遇思欲鞠躬盡瘁以報萬一所以遲回數歲而不能去也至如納馬免防急遽之中因率爾之失而有此也不請 命而



下令此固罪也然謂之專擅國柄則非其罪也不  
進政院乃眩暈重發之故謂之驕蹇慢 上則非  
其情也大臣爲珥請出而不敢以臺諫之言爲過  
重噫臺諫過激之言其失小珥無君之罪其惡大  
欲護至小之失而不雪至大之罪強令出任則是  
欲其入而閉之門也 聖教至誠委曲諭珥出任  
珥於是不勝悶迫不得已而 啓請稱量其罪之  
輕重其意豈在與臺諫爭勝負乎只欲開出任之  
路以承 上命耳珥之不敢易出乃所以畏公論  
重臺諫而反以此爲輕臺諫蔑公論不亦異乎初  
因微罪而加以無君之名又因此名而據法請罪

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已也嗚呼論者自以爲公  
論而不公不平如此其腹心意態披露於外不復  
以人人覩破爲憂不亦可羞之甚乎然今日朝論  
豈皆作意罪珥不過附會者乘時疾攻而挾怨者  
又持其幾以至此耳 殿下不以辨別忠邪爲意  
而以含糊兩可爲務則臣恐善善而無所勸惡惡  
而無所懼使懷姦之徒有以窺 聖意之所在無  
所忌憚植黨專權忠賢之禍方橫挈一世而不可  
救矣伏願 聖上深燭幾微杜塞其源而使善善  
惡惡之心沛然若決江河則國家幸甚 上答曰  
觀爾上疏忠憤激烈如使姦邪聞之足破其膽信



乎君子一言爲國輕重也遂下教于大臣曰予以寡昧不知忠邪莫曉是非故頃日問卿等以忠邪是非而卿等乃敢爲含糊之說予固已洞知卿等之心而隨後處之之意則已諭矣今觀成渾上疏大臣事君之道果如是乎當初李珣之排擯者誰其朋姦之類又誰也其辨別以啓毋更含糊以貽國家之羞領相朴淳左相金貴榮請面對領相極陳先生忘身殉國之實而又論應漑箴害正之狀左相對以不知 上乃下教切責曰人君所與爲國者大臣也昨日予以忠邪是非問諸大臣而左相金貴榮憚於甲非乙是乃敢爲依阿苟容之態

曾見自古大臣有如此者乎辨別賢邪進退人物乃其任也若不知賢邪則是不智知而不以直啓則是不忠其何以在具瞻之地承旨朴謹元營救金貴榮 上答曰觀此啓辭可謂指東而答西也昨予問李珣之賢邪左相乃曰臣不知終乃引知人則哲之語以文之此其心路人所知其謂予不知耶人主問其臣之賢邪於大臣而大臣乃以不知對苟如此人主自任聰明足矣將焉用彼相哉噫以暗主而遇不知之相是猶以瞽而借盲之視將見相率而顛隕莫之救以死也○大司諫宋應漑避嫌斥兩先生及領相構誣醜詆無所不至至



以先生爲射利爭財賄賂當國半載怨及蒼生爲啓上答曰爾言設使皆是今乃言之是不忠也遞差仍特貶許筠昌原府使宋應漑長興府使於是兩司合啓劾領相與沈義謙及先生及牛溪先生結爲心腹共託死生聲勢相倚氣焰薰灼擠陷士類以啓空國之禍請罷領相上皆嚴批斥之王子師傅河洛上疏言三司悖罔忠賢受誣之狀承旨朴謹元等啓斥洛疏以爲偏黨上答曰爾等杜塞人言掩蔽聰明終欲爲何事公論之在人如水之在地不必以臺諫而是芻蕘而非今茲臺諫之言人心不服義士奮袂將

四面而起爾等雖竭力彌縫不可得矣○是後幼學邊士楨申璞朴濟等亦相繼上疏伸辨○七月太學生柳拱辰等四百六十餘人上疏極論三司誣悖之狀答曰予智不足以辨賢邪才不足以治國家使朝廷不靖是非混淆責在於予夫復何言今觀疏辭忠讜激勵爾等義氣如此予何憂國事兩司以被斥避嫌上答曰自兩司論啓之後予不下一言予非口吃者豈無一言之可發一感之可施者乎以君臣之間所傷者多也當此國家艱虞生民塗炭之時爾兩司孰非李氏之臣而惟茲大臣公卿皆比肩一時如兄如弟者何不先公



後私痛去己意渙然冰釋和協一心戮力王室耶爾兩司莫如卽日停論將一場紛拏付之一笑此非予幸實兩司之利也君臣之間情如父子故予今言之若執迷不悟論之不已則予豈但默默而已必將有不得已之舉到此時也其無悔乎承旨朴謹元等 啓以太學疏爲悖亂 教曰仕進承旨并爲出送大司憲李暨執義洪汝諄掌令尹承吉李徵持平李景燦許鑿大司諫朴承任司諫李希得獻納權快正言沈岱李澍等 啓以太學生爲讒口交亂以朴謹元爲盡言不諱 上答曰在昔宋時六賊當朝李綱去國太學生陳東等上疏

而極論之千載之下聞其風節尙不覺投袂而興起今茲館學儒生日見朝論之乖宜國事之日非倡義相率叩闕抗章其忠肝義膽讀其疏凜凜有不可犯者誠可謂不負所學而橫流之砥柱也夫太學首善之地公論所在朝廷是非可亂於一時而太學公論焉得以廢也自予卽位以來諸生上疏非一而其間豈無訐直逆耳者而予未嘗一示不悅之色必以溫言慰諭誠以國家元氣在此朝臣可罪而諸生之氣不可折也設使狂生所爲或有過重猶不可待之如此况其正直之氣邁青松而挺孤節者哉予以千乘之尊尙且屈己下之彼



么麼數臣昵伏近密恣爲朋比杜絕人言掩蔽聰明乃敢目諸生以悖亂是欲踵黃潛善之所爲眞小人而無忌憚者也予不卽舉流放竄殛之典使翹翹之類騁驚於昏夜已爲失刑之甚而終未免爲漢元之歸爾爾兩司反爲伸救耶○方太學上章時三司親黨李廷友等數十人立異別爲一隊詣闕陳疏詆斥兩先生以柳拱辰等疏爲非公論人皆駭笑指謂臺諫子弟疏 上批嚴斥之○宋應漑之甥博士韓戴獨擅停舉柳拱辰等百餘人上下教曰韓戴懷姦逞私無君不道拿鞫府 啓請停刑 上曰戴乃應漑之姪也爲惡無忌至於

此極宋家一門乃戾氣所鍾乃決配 教曰近爾三司之論劾宰輔以其交結義謙爲之赤幟是不過以義謙爲寔於國凡一時名臣賢士之異於己者必擠陷於其中而聲其爲黨與蓋其意以爲一加之以此名則人不敢救君可以疑不如是不足以籠絡一世之耳目而使人靡然奔走於吾之風聲之下夫如此則吾志可得而吾意可遂殊不知自君子視之如見其肺肝曷足以動予中而惑予意也雖論之十年豈有可從之理不如速爲停之三司猶力爭不已 特遞李堅朴承任等○湖南儒生徐台壽等海西儒生柳帶春等相繼上疏指



陳邪正 上皆優批以褒之○ 上命招二品以上引見于宣政殿教曰宋應旣許筠朴謹元等三人予知其姦遠竄何如左右相以爲 聖明之下不可以言獲罪禮曹判書鄭澈 啓以不可不明示其罪以定是非乃 命竄應旣于會寧筠于甲山謹元于江界 上親製責詞曰儉人在位朝著不靖司寇失刑國是靡定爰舉流放之典求爲來世之鑒應旣等以邪儉之性挾斗筲之才締結浮薄之徒作爲朋私之黨互相汲引盤據要津或塵喉舌之司或冒臺侍之官張皇聲勢簧鼓邪說擅弄權衡脅制朝廷傾陷大臣排擯忠賢朋比之迹

已彰尙稱公論挾憾之蹤盡露自謂負方事皆罔蔽言悉誕誣忠良屈抑惡且極於濁亂羣小得志罪難追於誤國遠近咸知朝野共憤尙寬肆市之誅薄施惟輕之典嗚呼錯枉舉直爲政之要懲惡勸善制治之道可怒在彼予豈得已於是前後三司權德輿李堅朴承任洪汝諄洪進洪迪及金應南金瞻等皆 命補外

自粟谷歸石潭

先生上疏辭兼帶文衡諸任仍請追改已受爵秩不 許遂歸石潭○吏曹佐郎金弘敏上疏救三竄 答曰弘敏亦邪黨其言之如此無足怪者至



於以李珣爲黨其能以此說動予意乎噫苟君子也不患其有黨惟患其黨之少予亦法朱子之說願入於珣渾之黨也自今以後以予爲珣渾之黨可也爾輩尙復有說乎惟詆斥珣渾則必罪無赦命遞其職○大司諫金宇顒等伸救三竄又論李景燝李徵當初措語之妄請罷職又以鄭公澈爲乘時傾陷 答曰國可亡三姦斷不可貸如兩李者何足道哉不過以無識搖尾之人得除言官爲邪黨之先鋒耳今此輩情狀敗露技窮術盡欲歸罪於兩李圖爲自脫可哀也已實如初非攻擊之意而城上所自以己意添入慢擅等語則其時三

司有何所難而不爲駁正共肆邪說無所不至必欲賊害忠良而後已耶其平日苟何猖然之心蓋未嘗一日忘于懷第未得其隙耳一朝見李珣小失挾彈睥睨之徒雀躍而起自以爲時哉不可復得於是邪說充塞四面圍合小人之謀可謂巧且慘矣而其實誠愚也其時憲府啓辭亦有此等之說與李景燝別無異同而今乃曰以己意添入云者是何言耶至於鄭澈之爲人其心也正其行也方惟其舌也直故不容於時見憎於人耳若其當職盡瘁清忠節義草木亦知其名矣真所謂鸚班之一鶚殿上之猛虎也引見之日讜言斥邪予固



知今日得此謗若罪澈是朱雲可斬也後亦竟罷  
景燠等

九月除判敦寧府事上疏辭不許

批曰噫天未欲平治我邦耶是何以卿之爲人而  
不得於時也意者天使卿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  
能任舟楫霖雨之責於後日也天之於卿可謂曲  
成而玉汝矣今日之事於卿何損人言之嘵嘵不  
滿一哈何足介意卿不可不速來見予兼陳懷抱  
慰安衆情在此一行其勿復辭

拜吏曹判書上疏辭不許促召

其疏略曰臣竊念近日之事不過出於搢紳之不

相知耳轉輾相激竟不相保誠非始慮所及攻擊  
雖過臣實多疵過旣均有罪當分受臣是何人獨  
免譴罰反承寵渥乎噫士生斯世遭遇聖君  
千載一幸同寅協恭竭誠致身圖治濟世正在今  
日而事乃大謬紛紜乖隔惟爭勝負不恤是非甚  
至於同舟變爲敵國朋友按劍相眄至於章甫亦  
成蠻觸朝廷閭巷判而爲二引長爭短厚養禍胎  
後日之患有不可測此眞千古所無之變遂使  
至尊獨憂社稷嗚呼痛哉靜思厥咎職臣之由擢  
髮糜身無以仰謝君父矣義當杜門席橐內省  
改圖以收桑榆以蓋前愆安敢抗顏無恥再汚



清朝乎 答曰卿身為重臣與國同休戚者非林下逸士之比卿身進退亦不可以自任而初不辭於予前有若逃遁之為恐於義未穩况今銓衡之長非卿不可予方待卿之來不翅飢渴卿其慎勿更辭急速乘駟上來設或辭職必須親辭於予前於禮為得

十月赴 召謝 恩復上疏辭不 許

先生龜勉赴謝即上疏陳主銓衡有四不可之義仍乞致仕 上引見慰諭仍教曰予如漢元帝之為君不能斥遠小人國幾亡矣先生對曰杜謹元宋應漑固邪人許筠則年少輕妄其才華可惜非

邪人也此三人得譴太重同罪之人皆不自安須從寬典 上曰予意已定卿不須言對曰此人等雖放歸田里豈能更為濁亂乎且三人獨得罪同罪者無一人願與之同受其罪可見其無義也

上曰予不知其盤據至此當其時無一人立異者假令當靖康德祐之禍必無一人死義者是可歎也對曰非若權姦當朝之時若曰盤據則不可也一時自謂士類者其論同然是乃無識見而然也彼輩自以為士類故雖成渾亦不饒之士類所為豈若是乎然皆以為姦邪則不可姦邪之人必探上意而巧中彼輩則知 上意不回而猶且固執



可知非姦邪也大槩今之是西者未必皆君子是東者未必皆小人分別用之難矣又曰自古人臣得君行道必如家人父子讒言不得以聞之然後可以有爲也近來年少輩執朝權三十餘年物極則反今當總攬于上之時也但官高者若主時論則嫌於權姦鄙夫則反附於年少輩以爲媒爵之計必得重望鎮物者然後可付朝政得其人難矣如臣未厭人心彼輩豈能心服成澤若上來則可以可否相濟而此人豈能易致乎上曰既有卿矣予當委任之先生曰鄭迷可用上曰召之不來奈何先生曰凡特召者皆不敢承當故不

來如成澤是矣澤前日頓無宦情牢不就職今則稍不如前而但有病不堪供職若以閒官兼參贊官或以特進入侍經筵則有所裨益矣嘉善官資何足惜哉上曰金字顛何如人先生曰可謂善人而是非不明者也又曰韓戴乃狂妄之人也其所爲固有罪然以無君不道爲罪名所以不服也上曰若以予爲君則敢爲如此之事乎假託前例而恣行曾臆乃姦人也朴謹元壅蔽上下猶趙高戴則猶李斯也其後先生與牛溪先生引對之日力請放還三竄而皆未蒙允退而相謂曰三人雖不爲無罪以言獲罪非所以示後嗣不可



不反覆陳 啓期回 上意蓋是時 天心響合  
邪議屏息同德共貞保合調劑庶幾大有所爲而  
先生已病矣○時有三種之說其一以爲東人相  
率欺罔排陷忠賢壞弄至此不可復用此則主西  
之說也其一以爲三司雖有躁妄之失亦是士類  
切不可排斥只當依舊用之無有疑間此則主東  
之說也其一則以爲三司舉措悖甚當依乙亥三  
尹例勿敘清要以懲兩邊生事之失其餘東西之  
人一體收用先生以第三說爲是或問曰先生初  
志欲與東邊士類收拾西邊共爲國事而及今東  
人皆袖手睨立豈調劑之道有所未盡耶先生答

曰兩邊互相排斥吾獨苦口爭辨必欲打破東西  
者誠以士類不合終不可以爲國也西人不用吾  
言而敗於前東人可以戒矣而又有今日蓋東西  
之時如三尹李潑輩爲主故言不見用而敗相尋  
今則我方爲主此正調劑將成之秋也今吾欲收  
拾東邊豈異於前日收拾西邊而時輩不知吾本  
心懷疑顧望至於如此然苟使心公者久久觀吾  
所爲必能明我赤心來與共事不但如今却立睨  
視已也○先生又奏曰今日主和平之論者或以  
爲前日三司皆可用也臣意朝廷一朝廷若并用  
此等人則論議多歧終無歸一之時不可盡爲復



用也又答牛溪先生書曰來論激不激之論終是  
 苟且計較利害且所謂不激云者當初有兆朕而  
 事未發之時也彼輩既以誤國小人逐鄙人之後  
 雖欲不激其可得乎未俗偷惰不能正言固其時  
 習於斯時也又以尊兄不激之論行於其間則天  
 地間正氣消盡矣願勿更言也先生雖務主寅協  
 未嘗偏於一邊而其辨別淑慝亦未嘗不嚴觀於  
 此數言可知也

甲申

十二年

先生四十九歲

正月甲午

十六

疾終於京城大寺洞之寓舍

先生自歲初寢疾十四日聞徐益受巡撫北路之

命欲以方略授之子弟更諫以為疾方劇願毋費  
 精神先生曰此國家大事不可蹉過此機乃扶坐  
 口號令弟瑀書之凡六條大略宣上仁德招綏  
 蕃部伸我王威殄滅叛胡簡省使命供億以紓  
 民力預察將帥才略以備緩急此其絕筆也因是  
 病益劇不可為矣令子弟門生侍疾揮婦女勿近  
 神思安閒無一言及家事諄諄如夢中語皆國事  
 也鄭公澈來問疾執手丁寧勉以用人不可偏重  
 至曉扶起命易臥席東首正衣巾恬然而逝享年  
 四十有九前夕夫人夢黑龍出自寢房飛騰上天  
 云○卒之日家無餘資其襲斂皆用朋友所祿城



中常儻居妻子無所託門生故舊各出財買宅以居之○自疾病 上軫念醫問交道計聞 上哀慟哭音徹於外 下教曰賢相卒逝予心極為驚痛命輟朝三日賜祭致賻加數沿道護送妻孥遠近士子莫不號慟如喪親戚下及厮隸軍民鄉曲氓庶皆咨嗟涕洟太學生及三醫生徒各司胥吏亦皆致奠盡哀而去或聚山谷舉哀焉發引之日送者填街咽巷哭聲震天禁軍市人等皆來執炬光燭都門數十里外○牛溪先生哭之曰粟谷於道洞見大原其所謂人心之發無二原理氣不可謂互發等語皆實見得誠山河間氣三代上人物

真是吾師天奪之速不能有為於斯世痛矣夫

三月己亥二十葬于坡州紫雲山卯坐酉向之原在贊成公墓後數十餘步

**丙戌**十四年提督官趙憲上封事辨先生前後被誣先生既沒黨議愈激潑等詆誣日甚至目之以邪黨憲上封事痛辨之凡數千言疏入不報

**丁亥**十五年生員李貴趙光瑛及李有慶相繼上封事極陳先生道德因辨諸誣

**辛卯**十九年錄光國原從一等勳 先是丑 奏請使尹根壽奉會典全編以來快雪

宗系之誣 宣廟命錄勳先生在原從一等



**庚戌**三十八年光海君二年十月儒生邊就正上疏請先生及退溪先生從祀文廟

**辛亥**三十九年文集成

先生沒門人朴汝龍等稟于牛溪先生編次文集略備詩集則為朴守菴枝華所選至是年始成開板于海州○其後續集外集別集亦行于世皆文純公朴世采所編也

**癸亥**熹宗皇帝天啓二年壬寅年三月命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遣禮官致祭知經筵李廷龜 啓請今宜加 贈李珥以示

褒異儒宗之意遂有是命

知經筵鄭暉黃海道儒生吳瀨等并請先生及牛溪先生從祀文廟

**甲子**四年八月 贈諡曰文成

太常議諡文成文靖文忠以文成 下批道德博聞曰文安民立政曰成

**乙亥**毅宗皇帝崇禎八年五月太學生宋時瑩等上疏請先生及牛溪先生從祀文廟不許

三公尹昉吳允謙金尙容及玉堂沈之源趙錫胤等上劄請從多士之請○京畿道儒生辛喜道等黃海道儒生尹弘敏等坡州儒生俞應台等平安



道儒生洪侯等豐德儒生崔時達等開城府儒生高迴等全羅道儒生金時皓等忠清左道儒生尹垞右道儒生閔汝耆等相繼上疏并申太學之請  
○知事趙翼上疏論兩賢道德

**丙子**九年十月太學生尹城等上疏復申從祀之請先是有蔡振後等醜正之論前察訪安邦俊上疏辨誣

**己丑**二十二年孝宗大王即位初年十一月太學生洪歲等上疏請從祀

諸道儒生等亦相繼上疏

**己亥**三十二年顯宗大王即位初年十一月太學生尹抗等

上疏請從祀

諸道儒生等相繼上疏如前

**壬寅**三十五年江原道儒生李模等上疏請從祀

太學生柳寔等及諸道儒生等上疏如前○成均館祭酒宋浚吉大司成俞糜上疏請從多士之請

**癸卯**三十六年太學生李積等上疏請從祀

**丙午**三十九年太學生權尙夏等上疏請從祀

**辛酉**五十四年肅宗大王七年九月太學生李延普等與

八道儒生合請從祀 許之

李延普等既上再疏 批曰兩賢道德實爲一世之景仰士林之矜式從享文廟夫誰曰不可而



累朝之未允予之持難皆出於慎重之意也多士之請愈久愈甚終難強拂其令該曹問于大臣特從五賢從祀之請時儒生并舉宋朝楊龜山時羅豫章從彥李延平侗從祀故也禮曹議于大臣領議政金壽恒左議政閔鼎重右議政李尙眞判中樞金壽興鄭知和皆請依 聖教施行乃 許之

**壬戌**

五十五年五月壬戌

遣官

禮曹正郎韓光賜祭家廟

丁卯從祀文廟

位在東廡文純公李滉之下○七月奉安位版於八道州縣鄉校

**乙丑**

五十八年奉朝賀宋時烈上章辨誣

先是尹拯以其父宣舉江都事抵書史局有粟谷眞有入山之失先人初無可死之義等語領議政金壽恒於 筵中辨之臺臣之救拯者引沙溪說實其誣時烈上疏以明先生本事兼爲沙溪辨誣上批曰今觀伸辨之章義理明暢足以打破姦臆而未有辭於後世矣

**丙寅**

五十九年 朝命特立曾孫厚蔣後以承先生

祀

先是癸亥先生曾孫厚蔣歿其子繼乙丑又歿無子無可立繼後者士林憂之與斯文長老朝中諸公議以厚蔣從弟厚樹子繼立爲厚蔣後以主先生



祀大臣陳白於筵中上特允之仍命錄用繼年長於繼故仍為宗孫而繼為別宗

**己巳**六十二年三月輟享文廟

東人餘孽得志顛國蔽惑天聽嗾原州人安璣上疏請黜先生及牛溪先生文廟之享兇黨充斥於館學臺閣相繼力請上從之進士沈齊賢等上章辨誣竄林川李師中李焯李炳等繼有疏皆不入未幾仁顯王后遜于私第士禍滔天尤菴宋文正公時烈受後命

**甲戌**六十七年六月復享文廟

上心開悟進黜兇黨仁顯王后復位即命復

享先生及牛溪先生于文廟仍賜祭家廟○己巳輟享時甲山位版埋安于府城外長平山北麓下潔地其側有老杉三株枯死至是復享忽有生氣枝葉繁茂其後監司尹陽來築壇立碑於其下人比之廟檜之重發云

**癸卯**九十六年景宗大海州儒生朴蕃等上疏辨

尹宣舉遺事中詆誣先生之語

先是尹宣舉遺事中有曰栗谷先從上達處入學之無可依據末段又曰蘇學與程學并行於世其書始出於丙申年間丁酉四學儒生沈鳳威等疏論宣舉誣孝廟之事因辨上達蘇學等說肅



廟下該曹命奪宣舉父子爵又令毀院至是其徒黃昱等陳疏廟堂回 啓復宣舉父子爵又令立院朴蕃等具疏呈政院三日不捧持平柳時模論啓竄蕃會寧令 上甲辰放還

**壬子**

一百五十八年

上

特命賜祭于紫雲書院

上進講聖學輯要畢親製序文并于卷首命近侍賜祭于紫雲書院特加嗣孫繼資又命錄州子孫

**辛酉**

一百十四年

賜祭紫雲墓所

上幸松都歷過坡州命賜祭于先生墓所

院享錄

紹賢書院即隱屏精舍先生定居石潭擬立朱子祠

於隱屏以靜菴退溪二先生配於東齋先生沒後二年丙戌諸生始建祠宇奉安三先生位版以成先生遺志其後十一年丙申奉先生位版配于東二位 萬曆庚戌 賜額至 顯廟辛丑又以牛溪先生配于西二位又至 肅廟丁酉以沙溪配于西三位

紫雲書院在先生墓下 萬曆乙卯創建後移建于州南五里許泉帖其後又移于墓下 孝廟庚寅賜額 肅廟丙子竝享村南溪世采至乙未配以沙溪仍移南溪就配位

松潭書院在江陵即先生胎鄉也 崇禎丙子創建



于石川奉安位版後壬辰監司金益熙府使李晚榮移建于府南求正邨 顯廟庚子賜額

竹林書院在礪山黃山實兩湖之交會也沙溪倡士林創立書院享先生及牛溪先生又追享靜菴退溪二先生及沙溪 顯廟乙巳賜額 肅廟甲戌追享九菴

莘巷書院在清州治東先生嘗守是州 隆慶庚午創建依退溪所定迎鳳之儀隔截東偏以奉先生以李牧隱穡及慶徵君延金冲菴淨朴江叟薰韓松齋忠宋圭菴麟壽宋泉谷象賢同享而李西溪思胤則位西而面東以配侑焉

龜巖書院在豐德府西北卽先生姓鄉也 肅廟乙卯創建奉安位板壬戌 賜額

飛鳳書院在延安府東北二里許飛鳳山下 萬曆丙申創建享朱文公配以崔文憲公冲寒暄先生及先生名之曰輔仁齋 肅廟壬戌賜額其後追配牛溪先生及朴南溪○先生嘗有棠陰遺躅故黃海道內諸邑多建書院而大率皆依紹賢書院之例焉

文會書院在白川治內舊有書院 宣廟御書賜額曰文會回祿于壬辰之變亂定重修乞頒舊額時適朱 詔使之蕃在館 宣廟命該曹求其筆以



賜焉 肅廟庚申始立西東兩祠以先生及牛溪先生祀于西祠以趙重峯配又以鄉賢安貞愍瑋辛白楚應時吳晚翠億齡金醒翁德誠祀于東祠仍請官給牲幣 肅廟特降御筆遣近侍宣揭其後又以朴南溪配西祠

白鹿書院在黃州治東十里許白鹿洞舊享朱文公肅廟丁卯進配先生辛丑 賜額

鷲峯書院在安岳治北二里許 萬曆己丑三月創建享朱文公以先生配 肅廟丁丑賜額

景賢書院在載寧治南二十五里許清水里金藏山下洗心臺上臺即先生所命名云 仁廟丙戌創

建至 顯廟癸卯享朱文公配以先生 肅廟癸酉移建於其南二里許乙亥 賜額

屏巖書院在青松 肅廟戊寅創建享先生配以沙溪壬午 賜額

文公書院在宣川 肅廟辛巳創建享朱文公配以先生

雲田書院在咸興 顯廟丁未創建享圃隱先生配以靜菴退溪兩先生及先生牛溪先生後追配尤菴趙重峯閔老峯鼎重

龍巖書院在長淵治東十里巨文山下 肅廟己丑創建享朱文公配以先生辛丑 賜額



道東書院在松禾治南二十里許龍谷 萬曆乙巳  
創建享朱文公配以靜菴退溪兩先生及先生

肅廟己卯賜額

鳳巖書院在殷栗治南二十里許院坪 萬曆癸丑

創建享朱文公配以寒暄先生及先生 肅廟辛

巳移建于縣東三里許月岳下未及 賜額

鳳岡書院在文化治西二十里許烏洞 孝廟丙申

創建享朱文公配以靜菴退溪兩先生及先生

肅廟己卯賜額

文井書院在鳳山治南十四里許 肅廟壬子創建

庚申享先生配以沙溪及金慎齋戊戌追配姜月

塘碩期

花谷書院在瑞興治西二里許 肅廟丙戌創建設

享寒暄先生及先生未及 賜額

正源書院在信川治南十里許享朱文公配以靜菴

退溪兩先生及先生

德水書院在肅川治南七里許德水洞先生聘翁盧

公守是府時先生構草堂往來舊址多栗木傳言

先生手植今 上壬子諸生創建奉安辛酉因

朝命毀撤

門人錄

金長生字希元號沙溪官刑曹參判諡文元師事先



生備聞聖學之奧潛心力行自任甚重先生期許特深卒傳先生之統有文集經書辨疑家禮輯覽喪禮備要疑禮問解有書院 肅廟朝配享聖廡趙憲字汝式號重峯官僉正壬辰起義兵殉節於錦山 贈吏曹判書諡文烈學於先生實體力行動慕聖賢先生嘗謂汝式每以唐虞可粹復未免騷擾竢其練達可大用牛溪亦曰汝式之學日就月將甚可畏也蓋先生早沒未及見其學問長進云丙戌上封事訟先生有文集書院鄭暉字時晦號守夢官參贊諡文肅有文集近思釋疑周易釋疑 國朝寶鑒續錄

李貴字玉汝號默齋癸亥奉 仁廟反正策元勳封延平府院君官左贊成諡忠定自十五歲師事先生從學於石潭丁亥上封事訟先生黃慎字思叔號秋浦官判書諡文敏學於牛溪仍出入先生門有文集

安天瑞字應休先生有答公四七理氣書

沈禮謙字文叔官府使後 贈領議政從學先生有問辨書札

李廷立字子政號溪隱官參判廣林君諡文僖從學先生深有所得尊信師道不少撓改有文集李岐字伯高進士與弟嶸同學於先生



李嶸字仲高官奉教自少從學於先生年二十三卒  
先生撰墓碣甚歎惜之

邊以中字彥時號望菴官寺正先生特加敬重

尹昉字可晦號穉川官領議政諡文翼學於牛溪仍  
出入先生門有文集

韓嶠字子仰號東潭官郡守師事先生講性理之學  
有小學續編洪範衍義家禮補註四七圖說辨疑  
深衣考證

成澧官縣監師事先生夙聞儒者規模義理向方不  
屑於世俗之所為

吳希舜字孝元官直長海州人

朴汝龍字舜卿號松崖官正郎從學於石潭特見親  
信從先生家於松崖石潭精舍之成皆公承先生  
區畫而為之先生沒後刊行文集又有語錄鄉人  
立鄉賢祠於石潭書院之旁享公今 上庚申因  
朝命毀撤

趙光珪字季珍官縣令先生稱以好學與松崖朴公  
享鄉賢祠庚申毀撤

趙光瑗字時獻與從兄光珪同受學於先生  
金興字善慶官參奉蚤遊先生之門

洪錫胤字善應即先生姊子也先生有贈說

趙嶙字士鎮亦先生姊子也自少受學於先生未嘗



少離

李有慶字天休官牧使嘗為先生辨訟

李培達字達夫官郡守早事先生先生愛其向道之誠篤至於通家如奉祭接賓等事悉使公管之雖為蔭仕出處必視先生以為準則

禹思仁字隱翁長先生九歲官參奉

李通字天衢官郡守先生再從族弟也九歲奉其父執義公遺命從學於先生先生愛重之光海丙辰見彝倫數絕遂隱不仕

李景震字誠甫官參奉先生伯兄子也早孤奉母或京或鄉惟先生是從焉

李景恒字常甫官參奉景震之弟與兄同受學

金振綱字子張官判官有理氣心性情問答

金義貞字公直先生創立隱屏精舍時公為有司幹事惟謹

趙德容字汝潤官別坐自十餘歲端重清苦先生以兄子妻之

李慎孝字子能早卒先生有挽詩

李師善字哀集先生逸詩為一編

許克謙字實夫

許克誠字信夫即實夫之弟也

韓汝復字士初靖社功臣西城君諡襄惠



吳潔字聖與卽希舜之子也

任鐸字士振官直長

尹耆獻字元翁號長貧子官少尹通政有所著胡撰

宋爾昌字福汝號清坐窩官郡守受學於先生浸灌

淵源爲儕類所重

崔洛字學源

崔澱字彥沈號楊浦自少師事先生先生甚重之不

以童子視之十四舉南宮會試先生適爲考官公

以嫌自避詩成竟不納卷不幸早卒有詩集

崔潛號秋浦與兄澱同學於先生

崔濬字彥洞亦澱之弟官察訪

崔澳字彥深亦澱之弟有至行先生深許之年甫十  
七而沒

洪龜祥官郡守

洪致祥字應和進士與兄龜祥同受學於先生

申葆官參軍

沈友明官參議卽先生姊婿

許昕字景晦官寺正癸未倡諸生疏辨先生誣

辛慶晉字用錫號了湖官參判

尹起三官監察受四書於先生

金光佑字邦輔以牛溪書來石潭受學

姜宗胤字伯承卽先生友婿也官縣監



姜德胤字敬承即宗胤之弟官參奉

奉聖民字時仲官監察

安璵字君珍號蟠松長先生二十三歲而執冊受業

官縣監

安興宗字士顯璵之子

安光宗字汝顯生員亦璵之子與父兄同受學於先

生壬辰遇倭翼蔽其父同被害事 聞旌閭

俞灑字淑夫官直長

許昭字晟甫生員

李壁字景昭官參奉壬辰與朴汝龍趙光珪倡義至

義州扈 駕還海州錄原從勳

李軫字景任官牧使即壁之弟壬辰運餉錄原從勳

金屹字士仰

尹興字伯起

李質純字景一官參奉

尹東老字期仲號水心堂官同知中樞坡興君

吳興門字起夫生員海州人

吳禧年字仲老

姜恂字而進官都事即宗胤之子父子同學於先生

尹旭字景明受小學於先生

金截

李康濟



李櫓官判官

吳夢男

李德元

沈友恭皆海州人

金光運字希健

洪千璟字君玉官察訪

姜海字汝容與金光運洪千璟自湖南徒步從學於

石潭

金景一

李成春

松津守瑾字士懷

康津守琮字士溫松津之弟與兄同受學於石潭

尹聃字季叟官監察即先生姊子先生與宋龜峯書

有論稱號事壬辰之亂起義兵直拜禁府都事

盧孝蕃字永錫即四印寺正盧公號公庶男也官副正

先生易簣後精舍儒生皆加麻更番宿聽溪堂

晨省筵几終三年相向哭歸又修同門契春秋

會書院其立規一遵先生鄉約節目歲收粟助

祭子孫相承不廢士林傳為美事







